

〈自選章節〉

面海第一排海階地，海拔七十七公尺高，厚山居民稱這段海岸為「七七海岸」。沒有任何道路可以抵達，這段海岸啊，必須徒步涉渡流量驚人的開闊河口，或者盤山翻越兩座陡峭山頭，再降下兩處絕壁才能抵達，不然就是開船從海上來，冒著河海衝突時時情緒激動的河口捲浪，搶灘上岸。歸于溪，盤繞北厚山迂迴穿切，攜帶龐沛的流量隨地勢高低落差，在七七海岸的北側沖出一片開闊河口。河口以南，相鄰不到一公里，難以想像，另一道溪在這裡出海。厚山人稱這條溪為肅溪。肅溪源自南厚山火山群，也是盤山穿切整座火山山脈後，與北方來的歸于溪，相隔約七百公尺，一南一北，並肩衝下深邃大海。山、河、海四面包夾，仿若天險阻隔。七七海岸背倚高山，兩袖溪流湍急，面向深海為懷，形勢孤絕。也餘討海時，有次引擎故障熄火，他的漁船「展福號」失去動力在海上漂流。一直漂流到七七海岸沿海，他下的錨終於才抓牢了堅硬的礁盤海床。也餘錨泊在七七近岸，鑽進機艙修繕故障的引擎。當時也餘年近三十，算是邊角漁港少見的少年漁夫。那年代的漁撈觀點，以為海裡頭的魚如海量般無垠無限，以為魚是老天賜予人類千百年如何也取不盡抓不完的自然資源。那年代討海捕魚的模式，除了搏風戰浪穿梭於不測風險的海域，剩下的就是拼命抓飽、抓滿，拼命填滿漁艙。那年代討海，等於是一場海上生活拚鬥，沒有人會想太多，關於漁獲量太大可能傷損魚價，沒有人會去想，這樣拼命是否值得，想都不會有人想到，這樣拚下去是否傷及海水裡魚族數量的基礎。根本是抓紅了眼。從邊角漁港築港完成算起，競賽一樣漁船起跑，開始來回耕犁厚山這片原始海田。隨現代漁具設備精進，隨高效率漁法演進，漁獲量一路飆升。也餘是參與其中，海上第一現場，多年經驗，他手上的漁繩讓他手感敏銳，他清楚感受到，漁繩另一端漁獲掙動的力道，不再過去那般豪邁。漁繩兩端牽扯出的張力，是漁人和漁獲最直接的對話。也餘心中比較了一年、一年、一次次的拉拔，他隱約覺得不妥。果然，厚山原始魚場的漁獲好光景撐不過半世紀。漁獲量快速衝頂後，資源過度擠壓下，已經走到了這片海田產出量能的天花板。接著，一年不如一年，漁獲量掉到僅能依賴持續精進的設備和技術勉強維持。也因為持平了一段日子，厚山漁人並未警覺，這片海，像一道已經衝到了大瀑布前的溪流。這片海，已經悄悄走到一場大風暴跟前。也餘漁撈經驗十數年，算是走過一小段厚山漁撈繁盛的風光時期。眼睛看不見的海面底下，只有心思敏銳的漁人清楚知道水中魚族的增減變化。特別是從小喜歡看魚、喜歡抓魚、也喜歡吃魚的也餘，捕魚這些年來，他發現，拉上甲板的魚一條比一條愁眉苦臉，一天比一天鬱鬱憂愁。厚山漁撈不過半世紀風光，

誰會料到，從勃發的春日那麼快已經一路走到秋風 落葉，而且很快就要陷落在凜冽蕭瑟的寒冬裡。機會如水平儀對傾斜角度的敏感，以前是拜託船長收留才能登船從事討海工作，如今是船長到處拜託也找不到年輕人願意上船。厚山年輕人的討海意願，跟厚山漁獲量下墜曲線的趨勢一模一樣。也餘當然知道，討海這行業，已走到進入永夜前的短暫餘光裡。以為一輩子風光的漁撈討海生活，誰知道，不過短短幾年已經走到盡頭。七七海岸地處偏僻，實際上，這段海岸與厚山小城的距離並不遙遠。厚山小城倚著厚山灣發展，而厚山灣和七七海岸不過隔著宛若天險的開闊河口。說它偏僻偏遠，不過是厚山人因交通不便感覺上難以抵達的遙遠感。狹長狀的厚山平原，南北向迤邐。西邊靠緊高山，東邊緊臨大海。這片狹長狀平原，明顯是歸于溪和肅溪自崇山峻嶺中一顆石頭一粒沙隨溪流堆疊在河口，經年累月，跟沿岸海流攜手合作，望北鋪出約二十多公里長的條狀沖積平原。因為堆積效應和差異侵蝕，平原南段是向海突出的河口沖積扇，北端是山勢聳峻的北厚山斷崖。厚山灣兩端突出，中段內凹，形成一泓弧線優美的半月型海灣。厚山平原順著北厚山往北延伸，停在厚山斷崖下。厚山先民最早來自南方諸島，他們搭乘原始孤舟漂海而來。後來有些是盤山越嶺緣著歸于溪溪谷從高山下來的高山部族。晚近開通了從北方南下的一條臨海道路，吸引大批北方大城裡來厚山屯墾的移民。這一批批年代相隔先後來到這塊沖積平原上生活的人們，聚合成偏山偏海仿若遺世獨立的厚山居民。坊間傳說，會來厚山定居的厚山先人，性格上大概分得出軟、硬兩種截然不同的特質。其中一種是帶著披荊斬棘開疆闢土的決心，前來厚山探險開發的硬底子冒險性格；另一種是犯錯謫貶流放邊疆的政府或公司員工；也有些是欠債跑路躲到厚山隱姓埋名默默過日子的失意商人，這些是隨遇而安的軟調子逃避性格。這兩種本質不同的人，被框限在厚山小城山海圍住的半封閉半月型沖積平原上一起過生活，年代的齒輪或許早已輾碎了原本仿若黑白分明的性格界線。照理說，有機會開花結果發展成若山穩固、若海漂泊，深受山海環境影響的厚山浪漫風氣。然而也有可能，因為「山近山更遠，臨海不親海」的反作用力吧。山稜線、海岸線幾乎困住了這群習慣壓抑的厚山人。遺世獨立的自然環境，逐漸演變成溫吞溫和不親山也不親海，融合成與世無爭怕麻煩只想好好過日子的厚山特殊性格。大約五十多年前，當時從中央來地方視察的首長聽從地方民代建議，厚山要發展，少不了一座漁港。於是，厚山灣北端緊臨厚山斷崖邊，開闢了一座漁港。這座漁港落在北厚山灣的邊邊角角，得名「邊角漁港」。有了這座漁港後，厚山居民原本保守的平地生活果然打開了一扇向海的門戶。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念頭終得萌芽。厚山平原上原本井然有序的農田

果園，多了 邊角漁港進出的漁船，再加上後來發展出沿著海灣水田般泛著天光倒影的魚塭養殖。厚山居民發展出半農半漁慢調子的特殊生活模式，不至於富庶，但大致上是自給自足的平衡狀態。從此，厚山小城過著有別於北方工商大城擁擠競爭的「厚山生活步調」。「急什麼，慢慢來。」是厚山人的口頭禪。厚山的時間，仿如懸掛在山海悠久地質古老的慢調子鐘擺上。厚山小城，似乎陷在厚重歷史大書的某一頁不為人知的缺頁中。修好引擎後，也餘在舷邊眺望七七海岸好一陣子。除了長短粗細如鹿砦堆砌在灘上的漂流木長牆，這段海岸看起來，形勢孤絕，一片荒蕪。看來是一段沒人到過、沒人踩過，不識足跡的原始海岸。那趟漂流回來後，也餘感覺到有一股莫名的引力，始終拉住他的心思朝向這段海岸。脫險回來好一段日子了，他的心仍停留在「漂流木長牆後，似乎隱藏著想不到也看不透的一股神祕力量」。忘了是有感而發或其他原因，當時也餘站在「展福號」舷邊，望著七七海岸不由自主地脫口說了句，「了結討海生活後，就來這裡盡一些責任。」他常覺得魚源枯竭的眾多原因中，討海多年的自己多少得背負些責任。相較於北方大城，若以「邊陲」來形容厚山小城，沒有人會有意見。對比之下，七七海岸可說是整個厚山環境中邊陲再邊陲的小角落。「為何想來這種荒僻的原始海岸過生活？又如何盡責任？」也餘問過自己。現實上，這段海岸恐怕連如何生存下去的基本條件都不具備吧。想要來這裡生活的意念，只能自我解釋為，可能是退隱山林的浪漫憧憬吧。住在連活下來都有問題的海岸，也餘對這段海岸的嚮往可說是完全不切實際。何況退休念頭，對一個才年近三十的小伙子來說，未免也太早了些。也難怪，在厚山灣從事魚塭養殖相當成功，也是也餘的鄰居、同學兼好朋友，尤亮，當他聽了也餘敘說故障漂流到七七海岸而引發對未來的退休憧憬時，尤亮這樣說也餘，「又來了，是不是對現實生活不滿？是不是孤僻過了頭？也不想想，我們的祖先從大城移居到厚山，算是已經退到邊緣角落，而你又從好好陸地工作退去海上捕魚，你現在竟然還要繼續退到那鳥不生蛋的什麼鬼地方去？我當然知道討海這條路走不下去了，來我的魚場啊，我魚事屋魚場哪個職位隨便你挑，都不會輸給你討海所得。」不是不滿，也不是海上捕魚生活厭倦了，不算是孤僻，也不急於換跑道找工作，也餘一時也說不明白，到底當時站在修好的船舷邊，看著一小段距離外的七七海岸，除了感受到一股神祕原始的力量呼喚他，同時，出現在他腦子裡的意象，還隱約包括好幾條魚的身影。捕魚這麼多年，也餘對魚族並不陌生，他認得當時在他腦子裡出現的魚影中，相對清楚的影像是一條鳴劍魚和一條烏魴。招喚的引力、這些魚影，好一段時間在也餘腦海裡浮浮沉沉。那一次故障漂流，是碰巧呢，還是海流牽引？也餘又想，

七七海岸的確埋了不少線索在他心裡。若只是一時間的幻影也就罷了，偏偏潮汐一樣，這段日子來，這些影像時時潮漲、潮滿，一次次隨潮汐節拍漫上也餘心頭的灘坡。「找時間搶灘上去一趟。」也餘下了決心